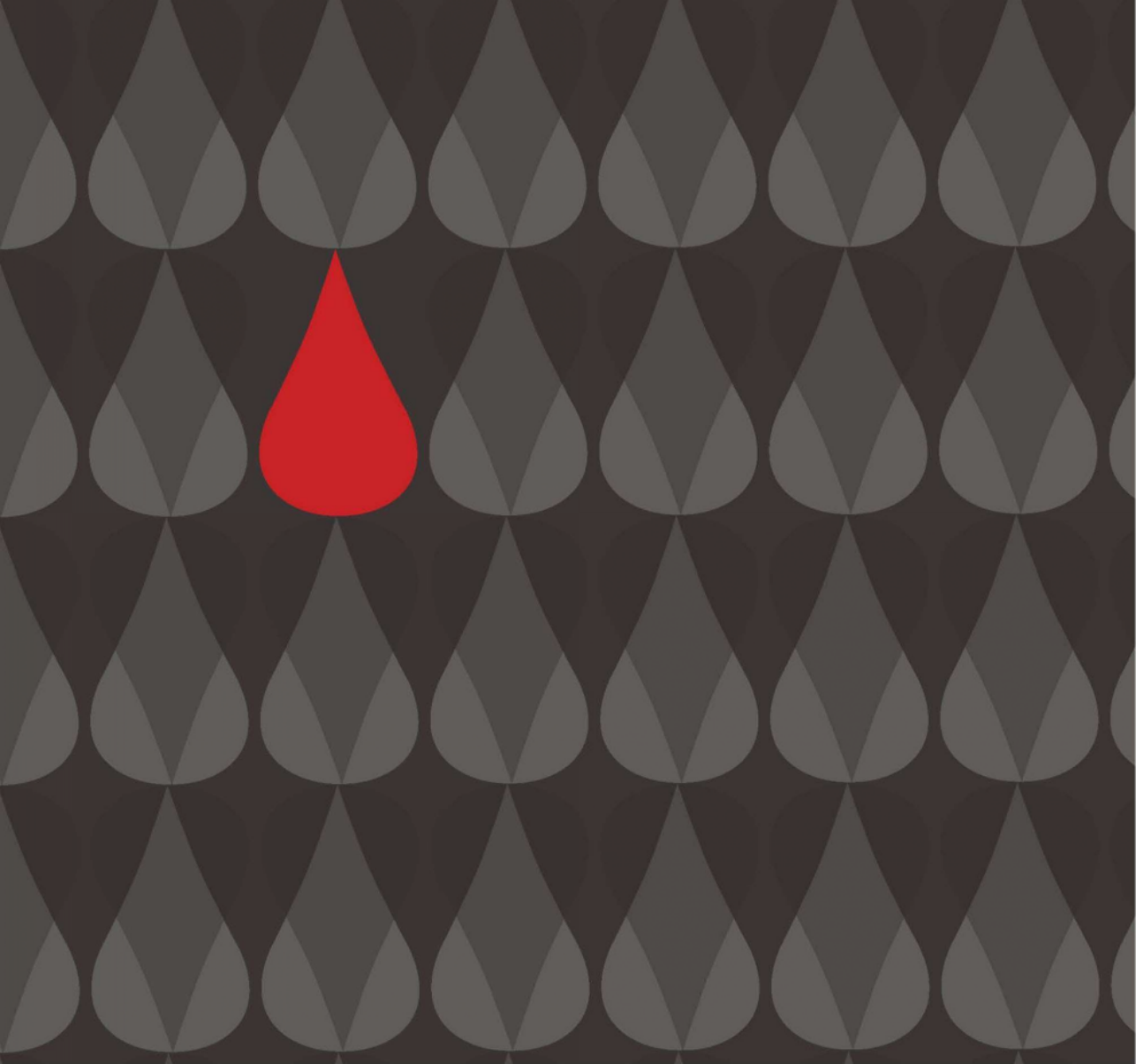




北 夫 ————— 著

BEI
FU



冀版精品图书



花山文艺出版社

父亲树



北 夫

本名张华北。原籍四川合江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河北省散文学会副会长、沧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散文集《大洼如歌》《大洼行吟》《九秋》《丹顶鹤的那些事儿》等8部，作品荣获冰心散文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孙犁散文奖等；为“大洼文学”代表作家。

策 划：李晓明 康振海
主 编：董 毅 王 智 刘建东
编 委：孙录印 张采鑫 刘 浏
温雅丽 盖伯真 李晶晶

责任编辑：董 舸 责任校对：李 伟
装帧设计：果亚楠 美术编辑：胡彤亮



- | | |
|---------|------------|
| 《前街后街》 | 《最后的冬天》 |
| 《独门》 | 《王厨娘的烟火人生》 |
| ◎ 《父亲树》 | 《烈焰铸魂》 |
| 《葫芦峪》 | 《昨夜星辰今日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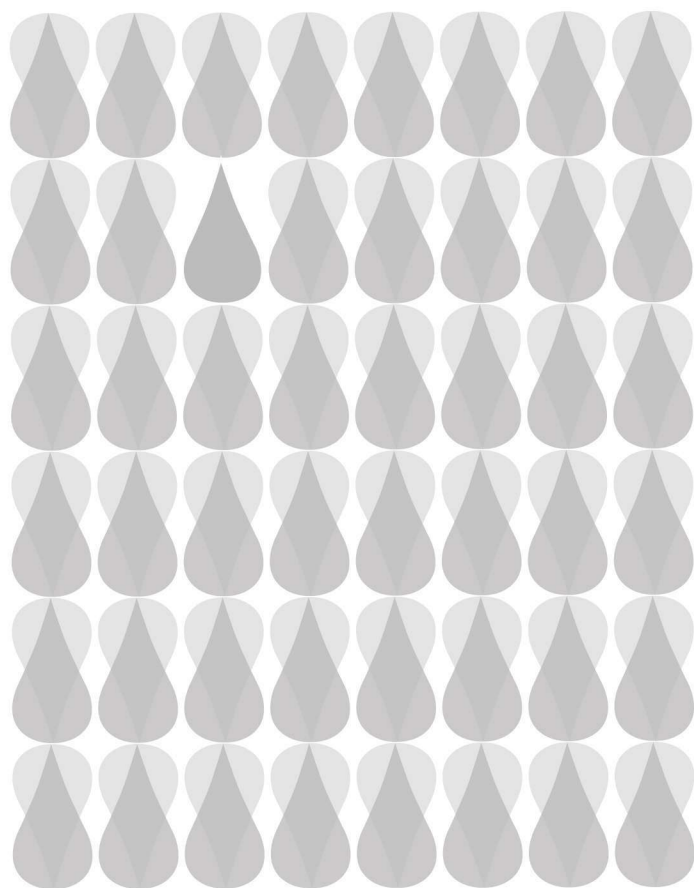


冀版精品图书

ISBN 978-7-5511-3063-9



定价：30.00元



父亲树



冀版精品图书

北
夫
◎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父亲树 / 北夫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7-5511-3063-9

I. ①父… II. ①北…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
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1724号

出品:冀版精品出版工程办公室

书名:父亲树
F u q i n s h u

著者:北夫

责任编辑:董舸

责任校对:李伟

装帧设计:果亚楠

美术编辑:胡彤亮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销售热线:0311-88643221/29/31/32/26

传真:0311-88643225

印刷: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710×1020 1/16

印张:15.5

字数:230千字

版次: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511-3063-9

定价:3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抗击命运的力量

——我读《父亲树》

梅 洁

在我已不大相信时间能拯救悲苦的日子，我读到了《父亲树》——北夫送来他的书稿时，我刚为我的亡夫做完一周年祭奠不久，我内心恐惧苦难，我怕我没有力量读下去。

在我陪伴丈夫与病魔抗争的日日夜夜，我隐隐约约听人说北夫唯一的儿子得了淋巴瘤，我的内心一片惨然：上帝呀，你创造了人类为何又让人类如此受难？

北夫那个晚上来我家送书稿时，说了他儿子的病。说他儿子已完成了7个化疗，自体干细胞移植已经成功；说孩子已回到了学校，一边做小剂量化疗一边跟班读书，矢志要与同学们一起毕业，一起拿到学士学位；说30多万元的医疗费已使家产荡然无存；还说他对社会、亲戚、朋友们的赞助充满感激，是无数的好人帮助他一起拯救了儿子的生命。北夫坐在沙发里平静地叙说，声音很低，但我觉着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语都是从牙根处发出的，有咬碎所有苦难的意味。那时我就想，比起北夫，我孱弱多了！

两个月后，我试着开始阅读《父亲树》。

与往日的阅读不同的是，我已无法将其归类于某一种文学文本而去领受其审美安慰，因为文字的背后逼仄而来的是一对父子与死神格斗的剑击声，那声音惨烈而英勇，有震撼心魄的力量。北夫以日记体的形式把这场格斗记录了下来，这使我们听到的剑击声更有了一种真实的残

酷。或者说，我们在残酷的命运之战中看到了人生的另一种真实。

真实的受难，真实的父子之爱，真实的贫穷与无奈，真实的人间情谊，真实的善良与悲悯，真实的活着与死去……

我惊叹北夫优秀的儿子从隔离仓出来，一边化疗一边从天津的医院赶回省城的大学参加年终考试，且英语成绩居然全班第一，总成绩排第三；我也惊叹北夫在不断的绝望和希望中照料儿子的同时，竟替十余位白血病患者向媒体写求救书，每一篇求救书都多达三四千字！三四万字的求救书都是在租住的潮湿的小屋里写就的。北夫想把活下去的希望留给所有的孩子，留给那些贫穷的、无援无助的、心力交瘁的父亲和母亲们。

怎样解释一个父亲和儿子的力量呢？

以北夫的体验是，父亲是一棵树，天塌下来了，树要全力顶住！顶住了，儿子就不会放弃，就有可能从死亡中逃生。后来的事实是，儿子真的奇迹般逃生了！而相遇的病友中大多都相继离去。父母们的泪水、亲人们的泪水淹渍着这个世界。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意义治疗法的创立者维克多·弗兰克的一本小书《活出意义来》，弗兰克在书中描述了二战期间，作为战俘的他和其他受难者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经历。对于弗兰克们而言，遭遇的苦难是致命的，纳粹的焚尸炉和煤气室每天都在开动着。弗兰克从完全绝望到逃生的观点是，许多人最终成为苦难的牺牲品是因为忽略了苦难本身提供的另一种机会：即在最恶劣的境遇中，人仍然拥有一种不可剥夺的精神，也即选择承受苦难的方式。任何人只要不放弃这种精神，以尊严的方式承受苦难，那么这种方式本身就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内在成就”。因为他所显示的不只是一种个人品质，而是整个人性的高贵和尊严。这种尊严比任何苦难更有力，世间任何力量都无法将其剥夺。

我一直认为“苦难是一种财富”的说法有不完整性，我想说的是只有挣脱苦难的人苦难于他才可能成为财富，否则，苦难只是苦难本身，它可以毁灭一切。

《父亲树》书写的意义在于：我们怎样做才能配得上我们所受的

苦难。还有，当命运的铁掌击来时，我们怎样以抗击命运的力量去抗争。北夫为我们苦难多多的尘世留下了一个范本。

2006年2月13日

（梅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长篇报告文学《西部的倾诉》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父亲是一棵树，威武挺拔一举苍穹。粗壮的干厚实的皮，透出应有的沧桑和倔强。遮天蔽日的树冠，给树上的鸟、树下的草，笼罩一个安宁的世界。秋来，为每一颗果核刻写上生命坚韧的密码。叶如一枚枚金扇飘落，大气之美从天而降。

——题 记

目 录

一、初病惊魂·····	1
二、父子情深·····	16
三、四出问医·····	28
四、青山有情·····	40
五、心忧子恙·····	51
六、奔病京津·····	62
七、亲朋慰藉·····	76
八、初现转机·····	95
九、温暖环护·····	107
十、媒体关注·····	121
十一、爱如阳光·····	142
十二、病室真情·····	166
十三、病闯暑热·····	178
十四、生死移植·····	191
十五、又见曙光·····	206
十六、悲情祈盼·····	218
我是父亲（跋）·····	233
感恩应是无限的（后记）·····	237

一、初病惊魂

8月5日 星期二 阴转雨

连日燥热的风已经消散，天色挂上一层铅灰，像人阴沉的脸。两旁的榆树黝黑虬曲的树干挂满千疮百孔的树叶。在每年一度的金花虫折磨下，盈把的老树艰难地期盼伏天后新叶的复苏。那坚韧的根深扎在几千年沉积的泥土里，吸吮草根下留存的雨水，等待着新根的萌生。沟渠边的苇丛已抽穗，猩红的大穗披散开来，摇曳在微风里发出好听的沙沙声，但这声音被车玻璃隔绝在窗外。南排河水闪亮中透着炫目的蓝，河水漫过了岸坡的青草。

阳阳颈部几个淋巴结肿大已经有十几天了，约莫蚕豆大小，几天的消炎药并未奏效。卫生院小刘大夫与我们同行，传染病医院有他的同学是科主任，可做检查确诊。传染病院经过几年的扩建，住院楼、门诊楼焕然一新，又与天津两所医院合作，开展医学交流活动，医疗条件和医疗水平已今非昔比。内科主任韩大夫热情地领孩子去做B超检查，血检需三天后出结果。韩大夫安慰孩子：“不要紧，颈部淋巴肿大一般是增生。”非典时期，传染病院成为全市的定点医院，韩大夫曾接手治疗全市唯一的一名非典病人。第一线上，他几十天没有回家。家就在附近，三楼窗户望去，可见他家的阳台。

回程路上，我和英心情似乎轻松起来。傍晚，一场雷阵雨终于落下，须臾间，乌云在楼顶隆隆而过，留下一条湿漉漉的大街。

8月6日 星期三 晴

一早，英带阳阳又去了沧州。昨晚小刘大夫来电话讲：今天有天津专

家来沧州坐诊，可以去看看。一上午，在办公室，我心里总是忐忑不安，想打个电话，拿起了话筒还是放下了。也许没有什么事，他们很快就要回来了。中午刚进家门，电话铃骤然响起，电话里传来英低沉的声音，天津的专家看了阳阳肿大的淋巴结，让做病理检查确诊。英带阳阳去中西医结合医院切除了一个淋巴结。

下午他们回来，英的心情又沉重起来。阳阳倒不以为然，一进家打开电视看起了篮球赛。看着他脖上的纱布问：“疼吗？”“早就不疼了。”阳阳19岁，正是人生的朝阳时期，他应该享受到阳光下的温暖，不应该会有什么灾难吧。

8月7日 星期四 晴

去年阳阳高考前，喉结下部就曾出现一个淋巴肿结。最初时有玉米粒般大小，谁也不在意，谁知慢慢增大像一枚大枣。在那苦夏的季节，高考就要来临，这是决定孩子一生命运的考试，在孩子和我们心目中占据了压倒一切的位置。高考后，在农场医院切除送沧州做病理。病理科李主任是病理界知名专家。他很快电话答复：是淋巴结增生。几天后，病理诊断书寄到了农场医院，医院办公室电话打来，让取诊断书。

我骑车去医院，秋意的街旁，小草把树下的空间铺满绿色，连最纤弱的草尖也都伸出了小穗，大自然是慷慨的，秋也给了它们一次成熟的机会。取回了诊断书。看见李主任赫然签下的几个大字，心中一块石头落到了地上。今年的病理，还能同去年一样吗？心中的沉重和疑虑又油然而生。

8月8日 星期五 晴 立秋

天色微明，英就睡不着了。7时，她乘车去了沧州，要亲自去看结果。阳阳一人在家，我去上班。9时，英打来电话，李主任认为蜡片助手做得不好，不好确诊，建议带片去天津肿瘤医院找专家看。上午，英带着孩子的淋巴切片去了天津。我在办公室镇定自若地处理公务，实际上忧心如焚。嘴很干，没去接杯水，任凭热水器上红灯跳回黄灯，又跳回红灯。抽屉里那本介绍肿瘤的小册子掀开一页，又赶紧合上。总感觉那万分之一或二万分之一的概率会降临到孩子的头上。但转念又想孩子只是淋巴增生，不会是其他。下午4点多，桌上电话终于响起，是英的，介绍完专家

看的结果，她哭了。放下电话后，电话再次响起，是孩子打来的：“爸，我妈还没有回来，我到底是什么病？”“你没事的。”我宽慰着他。“我不信。”“……”傍晚，英回到家，我已回到家，孩子已在阳台上站了好几个小时。英是从来不会隐藏内心的人，脸上抑郁的目光和散乱的发际已预示了什么。阳阳看见妈妈眼圈有些红，孩子没再问，他插上门躺在床上。还能跟孩子说什么呢，我和英默默无言坐到深夜。

8月9日 星期六 晴

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是全国最著名的部队医院。虽是星期六，医院里车辆横陈，很难找一处车位空地。看病的人众摩肩接踵，俨然如一个大型商厦。早晨驱车出来，在车上已委托的中心医院外科主任与龙教授联系，始终联系不上。星期六，又如何能找到龙教授。他是病理科主任，全国著名专家。

双休日病理科大夫一般不值班。我称送切片“骗”过保安进入病理科，值班助手问：“是送片吗？”“是，不过我要找龙教授看。”“他已调走。”斜对门一间专家办公室门上贴有一纸，即是龙教授留言：我已调武警医院，找我可打电话等等。我记下了电话号码，在走廊里徘徊，看还有什么办法能很快找到龙教授。突然，一个中等身材的大夫径直走来，他看起来有40多岁，头上的白发掺在黑发里已十分耀眼，穿一件朴素的蓝色夹克上衣和一条褪色的蓝裤，脚上是一双软面黑皮鞋，面容看起来十分严肃。他向门口走来开门进了屋，砰地关上了门。他肯定就是龙教授，我兴奋地敲敲门推门进屋。“你是龙教授吗？”“是，有什么事？”“我由沧州中心医院介绍来，请你看片。”龙教授不像我想象的那么严肃，十分和气地看完蜡片，让把孩子叫来看看。我已满头是汗，出楼给司机打手机让英和阳阳进来。龙教授摸摸孩子脖子，让张开嘴检查喉咙，询问是否用过什么化妆品、接触过什么化学品，英说最近只用过护肤的那种。查体后，龙教授十分果断地认为是“反应性增生”，并在桌上抽出一张空白表，随手开出一张病理诊断书。又嘱咐还可送蜡块来进一步检查。

我高兴了，我们都高兴了。多日的阴霾在一瞬间一扫而空。午饭后把阳阳留在他二舅家，我和英返程。下午的阳光是那么灿烂，树梢上的几道流云如婀娜多姿的飘带。车风驰电掣在京塘高速上掠过。

8月10日 星期日 晴

阳阳住在他二舅家，看电脑玩。二舅心细如发，对龙教授的诊断他仍有些疑虑，昨天他认为应再找几个专家看看。我和他有了思想分歧，看不惯他那紧锁的眉头。我坚信龙教授的诊断，我像千百万个孩子的家长一样，决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什么大病。

中年的龙教授毕业于有名的军医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美国ADS肿瘤中心博士后，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在肿瘤早期诊断、淋巴瘤诊断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新近开展纳米医学的攻关研究。昨天他给我一册自编手册，其中一句话说得好：“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因此作为以病人为对象的医生来说，错误是一次也不能发生的。”

8月11日 星期一 晴

两天里，孩子的二舅马不停蹄地动用了朋友的关系，找了几所著名医院的专家。晚间，电话铃响起，是二舅的电话，他低沉的声音把两个教授的诊断告诉我。高教授，北大医院著名教授、病理专家。看过切片，诊断为：（左颈部）非何杰金氏淋巴瘤，中度恶性，建议提供石蜡块，进行免疫标记以确诊。肿瘤医院专家朱教授也确认为是淋巴瘤。二舅说：“没有告诉阳阳。”他的话像一记闷棍击在我的头上，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我茫然了。稍缓还是站了起来，对英说：“我不相信，决不相信。我只相信龙教授的诊断。”“龙教授是著名的专家，他的诊断应该是最准确的。”她附和地点点头，一下子成了我的同盟者。

8月12日 星期二 晴

上午驱车到沧州取出蜡块，即上了津沪高速。到北京已是下午1时许，武警医院也是著名的部队医院，宽敞的大厅里稀疏地走动看病的病人们。二舅已经在医院大厅等我，“来了？”“来了。”我们什么多余的话都没有，要说的话都在各自的肚子里对抗着。我们乘电梯上了楼，然后静静地坐在病理室走廊椅子上，等着龙教授来上班。3点，龙教授果然如期而至，他坚定的脚步，和善的面容，似乎给了我许多希望。他接过蜡块，交给一名女大夫作了登记，我交上了看片费用。女大夫让明日下午来拿结果。我和二舅还

是没有一句话，似乎谁也不愿意打破这种沉寂的气氛，我觉得还是不打破的好。回到二舅家中，他忙着进厨房做晚饭。阳阳看起来心情挺好，根本不像我想象中的状态，舅妈还没下班，表妹也还没回来。阳阳给我打声招呼就回到小屋里看他的书。我细细地读起龙教授的小册子，他在书中写道：“对显微镜下的每一个静止的细胞都似乎能与它们交谈起来，可以询问每一个细胞的来历、使命，以及每个细胞的‘喜怒哀乐’。”

8月13日 星期三 晴

下午，我和英坐在医院走廊上，等待蜡片诊断结果。一名助手出来叫我们进屋，在一台联通式显微镜旁，龙教授的三名助手在看片，龙教授边看边向他们讲解。见我走到跟前抬起头对我说：“新切的五个片，仍然是反应性增生。”我的心仿佛由半空中回到了胸腔，已经没有什么好置疑的了。英仍不放心，面带忧郁，向他谈起其他医院的检验结果：“北大医院认为是淋巴瘤，到底哪个正确呢？”龙教授立即显得有些生气：“那你们相信他们吧，不要找我。”对英的贸然，我慌忙打圆场，英不该当面说出其他医院的诊断结果。我忙说：“龙教授不要误会，我们还是相信这里的，因此到这里来检查。”我拉起英向外走，英执拗地回身还想和龙教授争执什么，我连忙推着她。“谢谢龙教授。”和龙教授告别。细胞学上对肿瘤的诊断，是一个十分深奥的学科，教授间的诊断不一也是可能的。而对病人来说，却增加了信任的难度。我明确地对英表示，我信任龙教授。她也点点头，但看起来又那么勉强。

8月14日 星期四 晴

北大医院，狭窄的院子里人头攒动，把旧式的门诊楼快要挤破。如果把它比作商场也很相像，只是没有商场的豪华。在这个巨大的城市里，走进公众场所，就陷入了人的海洋。看病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文大夫，血液科检验医师，40多岁，二舅朋友，和气地领着阳阳做CT、做骨穿。很快结果出来了，二舅的情绪和心绪总是一致的，他阴沉着脸，说话的腔调低得勉强才能听到。他把我和英叫到门口一侧低声说：“诊断骨髓受侵，可以确诊是淋巴瘤。”阳阳在一旁候诊室的椅子上坐着，在人来人往的嘈杂环境里却显得若无其事，他一声不吭。二舅领着我

和英登上检验楼，楼道很狭窄，也很陈旧。在一间设备拥挤的检验室里，文大夫拿出了一张骨髓染色片：“你们看，骨髓已经受侵。”片子上，蓝色、黄色等大小几种细胞历历可数。我们都是门外汉，我问：“这种检验就能确诊是骨髓受侵吗？”她肯定地点头。她说，她已做了十几年这种检验了，不会错的。光线阴沉的楼道里我真要喘不上气来，我和二舅和文大夫客气地道别，说我们回去商量一下看怎么治疗，她送我们下楼。街对面是一家面馆，已是中午，吃面的人进进出出，好不容易找到几个位置，面碗端来，牛肉面汤上浮了一层油花，汤也烫嘴，食欲大减。大家吃了一顿沉闷的面条。二舅和英每人剩下了多半碗，阳阳则吃得很香，似乎大家的情绪对他并无影响。

8月15日 星期五 晴

出于对龙教授的信任，我坚持还要去找他，二舅则认为不应再找，我自己乘车去了那所医院。接待医士让在外稍等，说龙教授正在接待别人。半小时很快过去，一个高挑的西方人从那间屋里出来，龙教授客气地与他道别。见是我，他显得十分和气，问：“呵，你昨天来过，还有什么事吗？”我说：“有个问题想请教，骨髓检验有问题能否作为诊断的依据？”他肯定地说：“这主要看切片，切片是最主要的依据，其他都只是参考。”“那在其他医院检验骨髓受侵，我们怎么办才好？”“可以观察一段。”我不再多问，和他很礼貌地告别。龙教授的观点已很明白，骨髓检验只是辅助检验，淋巴瘤切片的确诊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依据。

晚上，在部队招待所里，也无心看那嘈杂的电视节目，我翻看着龙教授的小册子，“我国学者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医院的总体误诊率约27.8%，与国际水平30%基本相等。有研究显示，恶性肿瘤中鼻咽癌、白血病、恶性淋巴瘤、胰腺癌、结肠癌等的平均误差率在40%以上。”作为病人一方，误差意味着什么，到底谁会误诊，我很茫然，真无可适从。

8月16日 星期六 晴

刘教授，协和医院病理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病理学界唯一女院士。执着的二舅已去协和医院门诊联系，下周一上班才能挂号，能否这两日提前找她。我把电话打到了中科院研究生院，请潘表叔帮助，他很

快查阅了院士名册，亲自打电话给刘教授，恳求给阳阳看片。刘教授客气地讲下周要参加年度院士评选会议，很重要，要找她一周后去协和医院。我们怎能等得起，每一天每一刻似乎都牵系着孩子的安危。晚饭是在大门外一家饭店吃的，窗外霓虹灯闪烁，公交车、小卧车交错而过，楼房的轮廓遮挡了天幕的夜色，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氛紧紧包裹着我。晚8时许，二舅电话打去刘教授家，请求刘教授能尽早给看片。刘家服务员讲教授已经休息，请不要打扰，再则家里也没有显微镜不能工作。二舅黔驴技穷般的沮丧，我们又如何能等待一周时间呢。

8月17日 星期日 晴

二舅十几年的军旅生涯，刚毅和执着凝固成一种性格。一夜没睡好的二舅，清晨和我去了刘教授居住的大院。原来同在一条大街，南北相距不过一公里，车行几分钟绕到马路对面就是大院。大院门口，保安戒备森严，出入人员一律出示证件。二舅军服穿戴整齐，手夹公文包，包中有阳阳病理切片、蜡块，径直走进去。保安挡了一下，二舅掏出一个军人证件象征性地举了一下，保安放行。半个小时过去，又半个小时，我在大门口的车上等得心急不安。他终于走出来了，脸还是阴沉着。上车后他摆摆手：“我们回去吧。”时间已经过了上班时间，刘教授肯定已经乘车开会去了，二舅打电话，服务员根本不接。他等了足足一个小时。大门口，进进出出的车辆很多，我们也根本不会知道哪一辆是刘教授出门的车辆。院士有严谨的工作安排，也不会打破常规来接待打搅者。还是尊重人家的意见吧。

8月18日 星期一 晴

国防大学老干部处李大夫，是农场招生办刘老师爱人的表弟，论起来也是个亲戚。他由家驱车过来，领我们去军医学院病理科见邢教授。邢教授经验十分丰富，看完片，认为像淋巴瘤，但需各项结果做出再定，或再切淋巴结做病理。

回到二舅家，二舅是个心细的人，看时间还早，拿上相机带阳阳去电视塔玩，表妹迪一起陪同。二舅的心思我们很明白，试图缓解阳阳的心理压力。我在他家休息，在窄小的厅室里只能看电视解闷，电视中的人物山水景物都成了远离凡尘的世界。下午，他们回来，阳阳说起登高望远的感